

小說、圖像、評點： 毛本《三國演義》「刮骨療毒」故事探究*

鄧郁生**

（收稿日期：2025 年 3 月 25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5 年 7 月 22 日）

提要

「刮骨療毒」乃著名三國故事，在人物、題材、版本、插畫、評點等方面存在許多值得挖掘之議題。本文首先考究其從史書、平話到明代《三國演義》之文學演化，分析事件時間、醫病書寫和主題思想，瞭解本事在毛本面世前之面貌。其次則透過版本比對，掌握毛本與明刊本兩大系統之異同，進而梳理刮骨故事之淵源。要言之，毛本承襲江南本「何用柱環」四字，並修訂文詞而省略王甫；反映在插畫裡，清代繪有刮骨圖之毛本刊本亦皆未見柱環，治療場景則有屋宇和軍帳兩種風格。至若毛氏的評點，除頌揚關公英雄氣概，亦側寫其人心病與天命，點出刮骨本事在小說裡攸關成敗的結構意義。

關鍵詞：關羽、華佗、刮骨療毒、三國演義、毛本

* 本文原發表於 2023 年嘉義大學中文系舉辦之「第七屆中國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要感謝會議講評人林登順老師、汪天成老師指點迷津，指導教授謝明勳老師、徐志平老師支持與鼓勵，以及貴刊匿名審查先生惠賜寶貴意見。如今順利刊登，可以到白河馬稠後關帝廳還願了。

**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羅貫中《三國演義》所述「刮骨療毒」故事（簡稱刮骨本事），乃關羽諸多輝煌事蹟中，深化其人形象的點睛之筆。¹其材料可追溯至陳壽《三國志》和元人《三國志平話》，是兼融史實與文學想像之創作，箇中關於「由史入文」之嬗變，以及它座落在「大意失荊州」敘事板塊之意義，咸是值得注意的課題。現有研究在故事詮釋及題材考察上取得一定成果，²唯多據毛宗崗評改本（簡稱毛本）第75回進行討論，較少上溯明刊本。事實上，《三國演義》在明代之版本極為繁複，清代毛本之刊刻亦數量可觀，³若能掌握各版本間的演化關係，相信可為學界開顯更多刮骨本事之面貌。

進言之，羅貫中祖本在明代經歷無數次傳抄與刊刻，文字、插圖異彩紛呈。觀蘇杭、建陽兩大刻書盛地之刊本，刮骨本事雖構造相似，但細節描寫卻不盡相同，或因一句之別而使解讀判若雲泥，插圖亦隨之南轅北轍。這意味著，明代各書坊對刮骨本事之細部陳說仍有歧異，尚未定於一尊。至清代毛本風行後，刮骨本事方以今貌為人所熟知，釐清其與明刊本之系譜關係，包括文字情節因革、相關插圖演變，皆是不容忽視之重要論題。而儘

¹ 據劉海燕歸納，《三國演義》中伴隨關羽的兩大敘事板塊為「辭曹歸劉」與「大意失荊州」。前者涵蓋下邳失守、屯土山約三事、秉燭達旦、斬顏良誅文醜、掛印封金、瀟橋挑袍、過關斬將、古城聚義，再銜接華容道義釋曹操，塑造關羽「義絕」形象。後者自單刀赴會始，接續攻伐襄樊、水淹七軍、刮骨療毒、敗走麥城，展現其忠勇報國與悲劇精神。參劉海燕：《從民間到經典——關羽形象與關羽崇拜的生成演變史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頁158。

² 有關刮骨本事之文史關係、源流演變及人物形象，在各類《三國演義》專書中屢見不鮮，亦有專文爬梳，如張曉東：〈「刮骨療毒」典故的傳播與演變〉，《文教資料》2017年第32期（2017年11月），頁131-133。近來則有從醫藥角度論其敘事效用者，主要藉由醫學觀點或醫書史料，指出小說中的刮骨療程極具風險，進而彰顯關公勇烈非凡，又或呼應其晚年睥睨天下的孤傲。例如郭世清：〈關公「刮骨療毒」之人文醫學觀〉，《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1期（2014年4月），頁129-148；李遠達：〈刮骨療毒的誕生：古典醫學視野中的《三國演義》時空設置與人物功能〉，《敘事醫學》2021年第4期（2021年7月），頁245-254；劉海燕、鄭瑤：〈中國古代的箭傷療救及其文學書寫——從《三國志演義》「拔矢啖睛」「刮骨療毒」說起〉，《中醫藥文化》2021年第2期（2021年4月），頁134-142。

³ 可參英·魏安（Andrew West）：《《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韓·金文京：〈《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收入周兆新主編：《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6-54。日·上田望：〈《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於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收入周兆新主編：《三國演義叢考》，頁55-102。日·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收入周兆新主編：《三國演義叢考》，頁103-127。日·中川諭著，林妙燕譯：《《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劉海燕：《明清《三國志演義》文本演變與評點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管毛本改動仍以明刊本為基礎，然其圍繞刮骨一回所做評點，既彰顯關公立體形象，⁴亦揭示本事牽連成敗之結構作用，令人耳目一新。爬梳評點，當有助瞭解毛氏為文本所建構之意義。

本文擬先從毛本面世前之相關資料談起，建構刮骨本事從史書、說話到明代代《三國演義》之源流，進而探討毛本流行以來，其事在文字、情節及相關插圖之因襲與變異，並就毛評所提人物品論、時勢分析及成敗檢討做出說解。

二、「刮骨療毒」本事源流

一則家喻戶曉的歷史故事，通常以真人事蹟為原型，它可能在事件發生當下口耳相傳，隨後有文人或史家援筆記之，成為具特定觀點之文獻。而當這些材料再度走入民間，或被不同文類借為故事題材，進而刻纂成書，便又會呈現不同的敘事風貌及思想內涵，持續豐富其文化意蘊。以下擬從陳壽《三國志》、元人《三國志平話》及明代《三國演義》著手，爬梳刮骨本事之源流與各種面貌。

(一)《三國志》相關記載

《三國演義》寫華佗為關羽刮骨療傷，將手術過程渲染得怵目驚心，從而突顯當事者超凡卓絕之人格魅力，可謂彩筆生花、操翰成章。事實上，刮骨本事並非全然子虛烏有，而是有一定歷史根據，《三國志·關羽傳》嘗載其事云：

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⁵

⁴ 洪淑苓主張，儘管羅貫中之世關公信仰已興，羅氏筆下關公仍著墨其人性，兼具忠義、智勇、沉穩以及驕矜自滿等正負特質。參洪淑苓：《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以關公傳說為重心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5年），頁81。沈伯俊亦認為，羅書中的關羽個性鮮明，主要展現為神勇氣概、義重如山、剛而自矜。參沈伯俊：《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頁84-92。

⁵ 晉·陳壽：〈關張馬黃趙傳〉，《蜀書六》，《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93年），卷36，頁941。下引其書，僅標示卷次、頁碼。

該段出現在〈關羽傳〉中「馬超來降」後、「水淹七軍」前，⁶推估刮骨之事當發生於其間，地點可能在劉備荊州治所公安或南郡。⁷文中提到關羽左臂曾中毒矢，後箭瘡雖癒，卻留下後遺症。至於醫者為誰並未明言，但其醫術高明無庸置疑，他為關羽「刮骨去毒」實已相當外科手術；關羽亦慨然接受此一駭人療法，並繼續與帳中將士飲食談笑，絲毫未顯疼痛之色。

整體而言，〈關羽傳〉所載刮骨本事留下許多令人浮想聯翩的空白，包括不確定的時空、毒藥種類、醫者與諸將名號，以及引人遙想的開刀過程，均為後世小說提供想像空間。而關羽未經麻醉便伸臂承受刀割，面不改色，不僅為人津津樂道，亦成為日後小說刻劃其神勇之重要素材。

（二）《三國志平話》相關記載

世所習知，三國故事乃宋元時期民間說唱常見題材，其中，元朝至治年間（1321-1323）由建安虞氏書坊刊刻之《全相平話·三國志平話》多採民間傳說，體現人民對三國人物的想像或理解。華佗為關羽刮骨療傷當亦屬之，據《三國志平話》（簡稱《平話》）卷下云：

關公天陰覺臂痛，對眾官說：「前者吳賊韓甫射吾一箭，其箭有毒。」交請華佗。華佗者，曹賊手中人，見曹不仁，來荊州見關公。請至，說其臂金瘡有毒。華佗曰：「立一柱，上釘一環，穿其臂，可癒此痛。」關公大笑曰：「吾為大丈夫，豈怕此事！」令左右捧一金盤，關公袒其一臂，使華佗刮骨療病，去盡毒物。關公面不改容，數貼瘡畢。有詩為證：「三分天下定干戈，關將英雄壯志多；刮骨療瘡除疾病，鋼刀斃肉免沉痾；……千古名醫說華佗。」說壽亭侯刮骨療病，四個月，瘡方可。

8

⁶ 「馬超來降」的時間點，據《三國志·馬超傳》引《典略》（卷36，頁946），為建安19年（214），「水淹七軍」據〈關羽傳〉（卷36，頁941），則為建安24年（219）。

⁷ 赤壁之戰（208）後，劉備攻占荊南四郡（武陵、長沙、零陵、桂陽），隨後在南郡（江陵）對岸油江口新建公安城，作為西進據點。建安15年（210）周瑜死後，魯肅出借南郡，隔年劉備西進，留諸葛亮、關羽鎮守南郡。建安20年（215）劉備取得益州後，孫權遣使討荊州，經魯肅與關羽談判（單刀會），長沙、桂陽改屬孫吳，劉備正式得南郡。參韓·金文京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87-95。關羽自赤壁戰後便在荊州活動，之後更獨領荊州，故治病之所極可能在公安或南郡。

⁸ 元·佚名：《三國志平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日本內閣文庫藏建安虞氏刊本），頁112。此書上圖下文，但敘寫刮骨本事前後頁均無對應插畫，其文字上方呈現之插圖為「關公單刀會」。書中「佗」、「陀」兩字並存，獨立引文保持原樣；本論文除文獻上使用「陀」字外，論述時均採「佗」字。

《平話》將此設置於「封五虎將」後、「單刀赴會」前，未提具體年代，衡度正史約是建安 19 至 20 年（214-215），與《三國志》時間重疊而範圍縮小，時關羽獨領荊州，擔負保疆大任。值得注意者，《平話》明確交代射毒箭者為韓甫、治臂疾者為華佗，勾勒出隱含的政治角力。其中，「吳賊韓甫」乃《平話》專有之虛構人物，屬孫吳陣營，接續情節為單刀會，顯示作者意在刻劃吳蜀矛盾；下文亦取材正史敘兩軍廝殺，突顯荊州攻防議題。至於華佗，《三國志·魏書》有傳，乃享譽當世之良醫，《平話》安排其擔綱刮骨要角，在醫術上極具說服力；唯史書記載其亡於建安 13 年（208）前，⁹若做嚴謹考究，華佗絕無可能在建安 19、20 年治療關羽。然以通俗文學而言，《平話》作者對華佗卒年恐未嫻熟，抑或不甚講究，其所重者，乃神醫名氣及「尊劉貶曹」的敘事立場。〈華佗傳〉曾述其拒回曹營而遇害，成為後人傳述曹、華關係之張本；《平話》所謂「見曹不仁」誠有幾分依據。而安排華佗專程為關羽治疾，固於時間上無稽，卻可妝點其忠義色彩；他雖僅在本節出場，卻填補了史傳未詳之醫者空白，成為人們根深蒂固之認知，亦是華佗傳說裡最膾炙人口之病例。

檢視刮骨本事自《三國志》至《平話》之變化，除定案醫者為華佗外，不難發現其對話更豐富，亦比史書增寫「立柱」、「釘環」、「穿臂」之治療策略，並以「詩證」讚美華佗丹心妙手；而關羽的部份，則重申其面不改色、安之若素的英勇。整體而言，《平話》已擺脫史籍的概略陳述，在人物塑造和情節感染力上更加琢磨，開後世《三國演義》先聲。

（三）明代《三國演義》相關記載

由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編次之《三國演義》，歷經一段時間傳抄，終於在明中葉付梓。今存最早刻本為嘉靖元年（1522）《三國志通俗演義》（世稱嘉靖本），隨後則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大批刻本，大致分為《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江南本）和《三國志傳》系統（福建本）。¹⁰就刮骨本事而言，二系統之醫病書寫同中有異，然事件時間、北伐中箭、弈棋

⁹ 《三國志·華佗傳》記曹操召華佗治頭風，後佗歸鄉，因託妻疾不返，操數請不得，怒囚之，佗受嚴刑而死獄中。陳壽雖未交代該事時間，但言及華佗死後，曹操因愛子曹沖病困而嘆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卷 29，頁 802-803）據《三國志·鄧哀王沖傳》（卷 20，頁 580），曹沖病危時間為建安 13 年（208），故華佗之死當在此前。

¹⁰ 關於版本系統整理，關四平撮要稱：《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有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夷白堂本等，《三國志傳》系統則有余象斗本（雙峰堂本）、評林本、鄭少垣本（聯輝堂本）、劉龍田本（喬山堂本）、朱鼎臣本、湯賓尹本等。兩系統各有依循的早期本子，文句及卷次設定頗有出入。詳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381-387。沈伯俊亦作如此劃分，參沈伯俊：《神遊三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6 年），頁 18。金文京依刊行地點，將南京、蘇州、杭州出版之《三國志通俗演義》稱作「江南系統」，建陽

療毒、幕僚驚愕等情節則基本一致，以下權以江南本之嘉靖本進行介紹。

嘉靖本卷 15 第 9 段〈關雲長刮骨療毒〉敘關羽右臂中曹仁毒箭，關平等入商議先返荊州養傷，關羽卻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拔去後患，卻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勦滅操賊，以安漢室，吾之願也。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耶？」不久，華佗因感關羽「大義」，特駕舟前來醫治：

茶罷，佗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佗看視。佗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藥毒，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則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佗曰：「只恐君侯患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患哉？」佗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利之器，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藥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自然無事。但恐君侯患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令設酒席相待。公飲數盃酒畢，一面與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

於是開始驚心動魄的手術，帳中軍士皆掩面失色，唯獨關羽談笑自若。術後華佗叮囑養傷，婉拒酬金辭去。¹¹

接著，小說將視角轉向魏、吳，描寫關羽威鎮華夏，曹操動念遷都，孫權欲取荊州。簡言之，《三國演義》將刮骨本事設於「水淹七軍」後、「失陷荊州」前，是歲建安 24 年（219），¹²關羽正戮力攻打樊城。關羽當前對手為曹魏，孫吳則伺機在後，時空環境比《平話》更顯詭譎複雜，然皆涉及荊州爭奪。另外，對照陳壽〈關羽傳〉事件序列，小說重新安排之刮骨時序已超出史書範疇，編者此一調整頗堪玩味，容待後文詳論。

小說延續《平話》設定，安排華佗為關羽療疾。按嘉靖本卷 16 第 5 段〈曹操殺神醫華佗〉描述，其人隨後被曹操請去治頭風，並因故下獄死。¹³唯若勾稽正史，要在建安 24、

（建安）出版之《三國志傳》稱作「福建系統」。參韓·金文京著，邱嶺等譯：《《三國演義》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180。

¹¹ 原文詳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第 21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明嘉靖本），頁 2394-2400。本文凡引嘉靖本本事悉據此。

¹² 嘉靖本中與〈關雲長刮骨療毒〉相鄰的故事分別為第 8 段〈關雲長水淹七軍〉、第 10 段〈呂子明智取荊州〉。另據卷 15 第 5 段〈劉備進位漢中王〉，劉備分封五虎將的時間為「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頁 2326）；又，〈呂子明智取荊州〉敘陸遜致信關羽佯求和好，信尾落款「建安二十四年秋九月」（頁 2413）。可知嘉靖本將刮骨本事設於建安 24 年 7 月至 9 月。

¹³ 嘉靖本〈關雲長刮骨療毒〉言華佗從江東來治羽疾，〈曹操殺神醫華佗〉言關羽死後，曹操召請治疾。則嘉靖本乃言華佗醫完關羽又赴曹營，與《平話》稱華佗離曹營而來治羽疾，截然不同。

25 年治關、曹二人，無疑是天粟馬角，¹⁴斯皆年表錯亂、時空調整之虛構筆法。而較《平話》更明白者，嘉靖本將帳中軍士坐實為關平、王甫與馬良，箭上之毒亦表為「烏頭藥毒」。「烏頭」乃有毒植物，古人用以製毒箭，據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人中此毒箭即死；¹⁵若不死，毒素亦隨血液播散，刮骨恐難盡去其毒。小說寫華佗為關羽刮去「烏毒」，在醫學上明顯違理，只能視為文學誇飾，用來刻劃敵營奸險及關羽所面臨的巨大危機。

再就醫療過程來看，嘉靖本延續《平話》「立柱」、「釘環」、「穿臂」等敘事，透過華佗之口增飾渲染，在動手術前將刮骨劇痛形容得歷歷在目，使讀者聞之色變；而華佗話中重複了兩次「恐君侯患耳」，進一步強化其事可駭。這些心理建設誠已暗示手術痛楚非比尋常，再加上治療當下旁觀者皆「掩面失色」，筆補造化之功極為高妙。

另據陳壽〈華佗傳〉記載，華佗進行外科手術時會使用「麻沸散」，¹⁶如今之麻醉藥。該史料亦被嘉靖本卷 16 第 5 段〈曹操殺神醫華佗〉化用，寫作「麻肺湯」，欲施以開曹操頭顱，¹⁷同段亦引〈華佗傳〉中數例病例。換言之，敘事者對史傳中的華佗醫術瞭若指掌。然而，小說在描寫刮骨一事時，卻未提「麻肺湯」，而採用《平話》中「柱環」等更麻煩之治療手段；推測此描寫較「麻肺湯」更能渲染手術恐怖，同時嘉靖本用一句「何用柱環」，表關公斷然拒絕如此小心翼翼的療法，突顯其神勇遠勝凡俗。

除烘托關羽自信、無畏之非凡氣概，《三國演義》更藉刮骨本事表述其「滅曹賊、安漢室」之宏願：在威鎮華夏的關鍵時刻，攻拔樊城極具戰略意義，因不願因病耽誤，故藉弈棋示臨危不亂。換言之，小說有意透過時間重設，將之提升至家國大事等級，刻畫關羽堅守使命、公忠體國之形象，華佗亦因此「慕義」前來。事實上，小說愈言其神勇便愈顯其忠義，如神威無敵的過關斬將，流露尋兄心切與結義情深；又如孤身赴險的單刀會，映照鎮守荊州、匡扶漢室之信念。其事雖有虛構成分，但「以神勇包裝忠義」的策略，無疑深化了作品內涵，讓我們更能體會關羽忍痛刮骨的奮不顧身，以及令人稱許的忠義、勇敢。

¹⁴ 周兆新指出，異於《三國志》及《平話》，羅貫中獨出心裁地將「刮骨療毒」移至「水淹七軍」之後；但歷史上，華佗早於西元 208 年前即遭殺害，不可能在 219 年為關羽手術。參周兆新：《三國演義考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72。沈伯俊見解亦同，參沈伯俊：《沈伯俊說三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85。

¹⁵ 《本草綱目》引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云：「搗芡莖汁，日煎為射罔，獵人以傅箭射禽獸，十步即倒。中人亦死，宜速解之。」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高雄：天一圖書社，1981 年），卷 17，「草之六」「毒草類」「烏頭」條，頁 685。

¹⁶ 文云：「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割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卷 29〈方技傳〉，頁 799）

¹⁷ 文云：「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毒，此病可以除之，再不發矣。」（頁 2501）今查《三國志》華佗傳並未言及此事，當是小說假借麻沸散之史料而虛設故事之手法。

總結刮骨本事從《平話》到《三國演義》之演進，兩者雖在華佗、柱環等題材上相承，然敘事者之處理策略仍異。《平話》作為民間說話的娛樂形式，重視故事的生動玄奇，關羽袒臂受刀之神勇令人嘆為觀止、拍案叫絕；《三國演義》亦呈現如斯，但更看重主題思想的傳達，透過關羽淡漠劇痛之表現，形塑其堅忍為國之精神。實際上，《三國演義》對手術過程直白淋漓、生動傳神的描寫，以及對忠義英雄的崇拜，仍保有庶民色彩，但將刮骨事蹟理想化為家國寓言，不無文人理念託寄其間。

三、毛本「刮骨療毒」文字情節之因革

眾所周知，自毛宗崗評改本問世後，羅貫中原著及其它刊本之聲量漸被取代，毛本成為三百多年來最流行之《三國演義》讀物。¹⁸關於毛本成書過程，鄭振鐸等前賢普遍認為，乃依明末李卓吾評本（吳觀明本）修改而來，¹⁹再上溯則有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²⁰屬江南系統。毛本所做更動主要為調整回目、修訂文字、刪改詩詞、增減事件，雖託語「依古本改正」，實為創新，誠已非羅著原貌。²¹然者，刮骨故事在毛本中如何呈現？以下試從版本演變軌跡說起，分析本事在各版之間的具體差異，進而考察毛本之淵源與改易。

（一）版本系統

承前所述，明代《三國演義》刊本不計其數，約可分為江南本與福建本。大抵而言，兩系統關於刮骨本事之敘述脈絡相去不遠，然若仔細比較，用語習慣及醫病書寫均存在顯著差異，以下試舉其要說明。

¹⁸ 魏安指出，明末建陽書坊開始衰弱，清初已不再刊書，原先流傳極廣的閩本《三國志傳》遂銷聲匿跡；而隨著刻書中心轉移至粵，粵本又專刻毛本，毛本遂為清代通行之版本。參英·魏安（Andrew West）：《〈三國演義〉版本考》，頁136-137。

¹⁹ 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收入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0年），頁139、146。

²⁰ 中川諭考證之演變軌跡為：原作→《三國志通俗演義》抄本→周曰校本→吳觀明本→毛本。參日·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頁124。其認為，嘉靖本與周曰校本雖同系統，然所據抄本不盡相同，「周曰校本」宜為毛本成書源流。沈伯俊、上田望之主張與其相似，唯原作之後的中介版本，曰「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一曰「夏振宇本」。參沈伯俊：《羅貫中與三國演義》，頁28。日·上田望：〈《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於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頁80、96-97。

²¹ 關於毛本之改動、思想變化和功過得失（如深化封建倫理、刻意貶曹等），可參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頁389-396。

1. 「烏荳／烏頭」與「神人／天神」

有關華佗對關公箭瘡之診斷，各版本均云中毒，然描寫略異，見下表：

表一 各版本有關箭毒之描寫

原文	版本	
箭頭烏荳之毒，直透於骨中	葉逢春本 ²² 、評林本 ²³ 等	福建本
箭頭烏豆之毒，直透於骨中	鄭少垣本 ²⁴ 、楊春元本 ²⁵ 等	
其中有烏頭藥毒，直透入骨	嘉靖本	江南本
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	周曰校本 ²⁶ 、夏振宇本 ²⁷ 、吳觀明本 ²⁸ 毛本 ²⁹	

而結束治療時，華佗對關公之剛毅超凡讚嘆不已，各版本用語如下表：

- ²² 明·羅貫中著，陳翔華主編：《西班牙藏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史傳》（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卷7，頁931。本文所引葉本本事悉據此（頁930-937）。案：是書嘉靖27年（1548）發刻於建陽。
- ²³ 明·羅貫中：《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余象斗刊本），卷13，版心頁碼不明。本文所引評林本本事悉據此。案：是書萬曆年間發刻於建陽，而余氏另有《三國志傳》（雙峰堂本），惜今存卷帙缺刮骨本事，故不列入討論。
- ²⁴ 明·羅貫中：《三國志傳》，收入古本小說叢刊編輯委員會輯：《古本小說叢刊》第22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日本內閣文庫藏鄭少垣刊本），卷13，頁895-896。本文所引鄭本本事悉據此（頁894-900）。案：此本萬曆33年（1605）刊行。
- ²⁵ 明·羅貫中：《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演義》（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楊春元本），卷13，頁14。本文所引楊本本事悉據此（頁13-14）。
- ²⁶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第3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日本內閣文庫藏萬卷樓本），卷8，頁1406。本文凡引周本本事悉據此（頁1403-1412）。案：是書於萬曆19年（1591）由周曰校刊行於金陵。
- ²⁷ 明·羅貫中著，陳翔華主編：《日本藏夏振宇刊本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卷8，頁1296。本文凡引夏本本事悉據此（頁1295-1302）。案：是書推估刊行於隆慶（1567-1572）或萬曆（1573-1620）初年。
- ²⁸ 明·羅貫中：《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第13冊（日本山形縣市立米澤圖書館藏吳觀明本，120回），第75回，卷頁不明。本文凡引吳本本事悉據此。
- ²⁹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醉耕堂刊毛宗崗評本三國志演義》第8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頁240-241。本文所引毛本第75回原文及評點悉據此（頁233-258）。案：醉耕堂刊本題作《四大奇書第一種》（60卷，120回），有康熙18年（1679）李漁序，為毛本初刻本。

表二 各版本有關華佗讚美關公之描寫

原文	版本	
吾醫人一生，未嘗見此，真神人也	葉逢春本、評林本、鄭少垣本、楊春元本等	福建本
某為醫一生，未曾見此，君侯真乃天神也	嘉靖本	江南本
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乃）天神也	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吳觀明本 毛本（刪去乃字）	

由於根據的抄本可能不同，同系統諸刊本在文字上略有歧異，但仍可概分為福建本與江南本。表 1 中，「烏荳」或「烏豆」為訛字，「烏頭」為正字，呈現俗雅之別。³⁰表 2 之「神人」、「天神」皆含卓越意味，然在語感上，後者尤具權威與超然力量，再加上「君侯」之敬語，整段話更顯莊重，反映人們崇尚社會秩序與英雄尊榮之心理。整體而言，毛本所承襲之江南本有較鮮明士人色彩。另外，嘉靖本之刮骨情節與周、夏、吳三本無異，然其用詞並非毛本傳承路線。

2. 「何用柱環」之有無

「柱環」之說起自《平話》，寫華佗欲藉柱環「癒此痛」，關羽則笑曰：「吾為大丈夫，豈怕此事！」究竟關羽是欣然接受療法，抑或覺得無此必要，難以確知，《平話》亦無相關圖像可資佐證。當羅貫中將此情節援入《三國演義》時，必有其獨特理解，惜原著已難見。今觀明刊本二系統，其最大分歧正在於「何用柱環」之有無：當華佗建議使用柱環治療時，福建本記關羽笑曰：「此易事也。」未見推辭；而江南本之關羽則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顯然不予接受。學界一般主張，福建本較江南本更保留古本風貌，³¹果如是，較早期的抄本中應無「何用柱環」四字，而江南本有之，恐為其系統文人所加。

另一方面，「何用柱環」既為江南本特有說法，極可能屬地域性流行。觀今存虎林（杭

³⁰ 金文京認為江南本較富文人情趣，而福建本較為通俗，參韓·金文京著，邱嶺等譯：《《三國演義》的世界》，頁 190。魏安亦云：江南本之發展趨於歷史化，讀者多屬士大夫；福建本則趨於通俗化，讀者多屬市民階層。詳英·魏安（Andrew West）：《《三國演義》版本考》，頁 131。

³¹ 現存最早之三國刊本雖為嘉靖本，但較晚刊行的福建本更好保留了舊本風貌，前者經過較多修飾，而後者更接近羅貫中原作。參日·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頁 119-121。沈伯俊：《羅貫中與三國演義》，頁 26-27。韓·金文京著，邱嶺等譯：《《三國演義》的世界》，頁 177-179。

州)容與堂本《水滸傳》第 90 回所描寫李逵聽「刮骨療毒」評話，有「不用銅柱鐵環」之語，³²當可旁證此情節於江南流佈。毛宗崗為蘇州人，或知曉此戲劇性的在地說法，故沿用「何用柱環」四字，呈現出烘托關羽形象的文學作用，而這大膽豪語亦符合通俗小說之閱讀期待。

(二) 潤飾文詞

毛本刮骨本事之輪廓大抵依循江南本，但文詞仍有一些潤飾，今擇要者整理如下：

表三 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吳觀明本與毛本描述刮骨本事之異同

	周本、夏本	吳本	毛本
a	平視其人：恠（怪）巾異服，臂挽青囊。		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
b	聞知君侯（乃）天下大義之士，今中毒箭，特來醫治。		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
c	陀用刀割之有声（聲）。		陀用刀刮骨，悉悉有聲。
d	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		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
e	此臂舒伸如故，並無痛矣。	此臂伸舒如故，竝無痛矣。	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
f	某為君侯乃天下之義士，特來醫治，何須賜金？		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

如上所見，周、夏、吳三本文字基本一致，但毛本略有不同。例如，第 a 段將華佗穿著由「怪巾異服」改為「方巾闊服」，第 e 段補寫關羽讚美華佗，第 f 段表明華佗不求回報之美德，均對人物形象略作改飾。又如，第 c 段以狀聲詞「悉悉」形容刮骨場景，第 d 段補云關羽「全無痛苦之色」，使情節更生動、俗白。而 b、f 段將原「天下義士」一詞分別改作「英雄」與「高義」，避免重複且更顯文采。大致而言，毛本的潤飾不影響情節意義，

³² 原文詳明·施耐庵、羅貫中撰，凌賡等點校：《容與堂本水滸傳》（臺北：建宏出版社，1994 年，原萬曆 38 年，1610 刊行），第 90 回，頁 1318。文中醫病對話極為詳細，不亞於《三國演義》，屬《水滸傳》繁本系統。另由余象斗刊《水滸志傳評林》（萬曆 22 年，1594）僅以「正說關雲長刮骨療毒故事」帶過，未作具體描述，屬簡本系統，見明·施耐庵撰，羅貫中纂修：《水滸志傳評林》，收入古本小說叢刊編輯委員會輯：《古本小說叢刊》第 1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日本日光輪王寺慈眼堂藏雙峰堂余象斗刊本），卷 23，頁 1136。

呈現點銀成金、雅俗兼備的藝術效果。

（三）增刪詩證

刮骨本事穿插詩證始自《平話》，明刊本踵繼其作法，詠關公及華佗共兩首。其中，福建本將詩證置於縫線、上藥前，江南本則反之。毛本承襲江南本，在手術結束後方引出詩證，使情節連貫；且僅保留第一首前四句：「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扼要讚美二人，其餘全刪，減少閱讀拖沓。此外，毛宗崗常於回末新增一段詩證，用來承先啟後，如第 74 回篇末云：「水裏七軍方喪膽，城中一箭忽傷身。」（第 8 冊，頁 232）便關乎下回刮骨本事，殆感慨此一情節安排暗含禍福難料之天意，是關公壯志未酬、命運迥遭之重要轉折。

（四）淡化王甫

綜觀毛本對刮骨本事之改動，王甫的淡出尤引人注目。在上述明刊本中，王甫與關平共議退兵，並由王甫入帳向關羽陳析利害；而毛本僅記載關平與「眾將」商議，王甫未明確出場。翻檢明刊本，王甫作為關羽北伐之幕僚，屢如預言家般提醒關羽識敵與用人，惜多未被採納，間接導致敗走麥城，最終亦墜城殉節。³³這些情節皆被毛本如實吸收，也符合《三國志》中王甫「好人流言議」、「為荊州議曹從事」之形象；³⁴但毛本卻獨略去原刮骨本事中的王甫，改由關平主導，並在夾批云「關平勸其回軍」。或許在挑選入帳勸說之人選時，毛氏認為擔憂父親傷勢之關平更能動之以情，加深故事人倫色彩。而「暫回荊州調理」之建言與史書中王甫「善識人」形象關係較淺，就親情張力考量，誠更適合關平。

總結上述，毛本對刮骨本事之修訂主要包括潤飾文詞、增刪詩證及淡化王甫，其餘情節仍承襲江南本，如「烏頭之藥」、「何用柱環」、「真天神也」等。雖無重大變動，然因有定型之功，自其獨占市場以來，福建本或其他明刊本之樣貌已鮮為人知。於是在人們熟悉之刮骨本事裡，關平的角色益被突顯，關公則未採用柱環療法，神勇形象越發鮮明。

³³ 王甫言行攸關關羽成敗者有四：一是提醒北伐時留心呂蒙吞併荊州之意，遂乃設置烽火臺；二是勸阻任用靡芳、傅士仁、潘濬守後方，卻未被採納，後果叛變，關羽兩度向王甫言悔；三是麥城突圍時，提醒小路有埋伏，惜其弗聽，以致遭擒；四是得知關羽死後，選擇跳城殉亡。以上情節俱見明刊本之兩系統，如葉逢春本卷 7 第 2 段〈關雲長威鎮華夏〉（頁 914）、卷 7 第 7 段〈關雲長大戰徐晃〉（頁 950）、卷 7 第 9 段〈玉泉山關公顯聖〉（頁 960、964），周曰校本卷 8 第 6 段〈關雲長威鎮華夏〉（頁 1383）、卷 8 第 11 段〈關雲長大戰徐晃〉（頁 1428）、卷 8 第 13 段〈玉泉山關公顯聖〉（頁 1442-1443、1446）。

³⁴ 《三國志·楊戲傳》引〈季漢輔臣贊〉，「國山休風」句下文釋曰：「國山名甫，廣漢郫人也。好人流言議。……先主定蜀後，為緜竹令，還為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卷 45，頁 1086）小說寫其殉於麥城是脫離史實的虛構，卻越顯其忠義形象。

四、毛本「刮骨療毒」相關插圖之流行

據周心慧爬梳，明萬曆以來，《三國演義》版畫大興，建陽書林刊刻最盛，然畫風普遍稚拙；明末清初徽派版畫崛起，精美畫風成為日後小說版畫主流。有清一代，三國人物繡像之作日多，但故事插畫漸少。³⁵點出了三國版畫在畫風及內容之基本趨勢。毛本刊刻於康熙年間，其插圖誠可見證三國版畫由明入清之演變；此後毛本流行，據以繪製插圖者亦所在多有。本節擬就明代、康熙年間及晚清三時期所見刮骨插圖，探究其所呈現之視覺敘事效果。

(一) 明刊本刮骨插圖

在明刊本《三國演義》中，兩個系統之插圖配置明顯有別：福建本承襲《平話》「上圖下文」版式，每頁多附插圖，並於兩側搭配題詞；江南本則於每回擇一代表情景繪製整頁插圖，然有些版本未必有圖。就刮骨插圖而言，福建本案例繁多，葉逢春本、評林本、鄭少垣本是其代表；江南本則寥寥可數，周曰校本、吳觀明本、雄飛館本³⁶為其範例。二者畫風迥異，試臚列如下：

³⁵ 周心慧：《中國版畫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頁112、124、126。

³⁶ 吳觀明本、雄飛館本雖刊刻於建陽，然其內容實為江南本。雄飛館本見明·羅貫中：《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收入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第13輯「三國演義專輯」（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雄飛館刊本，明末），卷首插圖，鄰頁有〈如夢令〉一闕，題「刮骨療病」。



圖 1 葉逢春本



圖 2 評林本



圖 3 鄭少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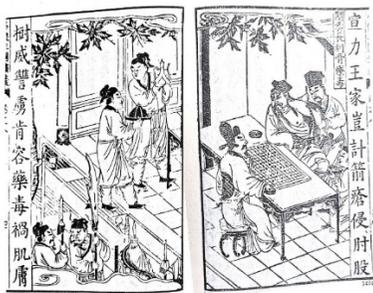


圖 4 周曰校本



圖 5 吳觀明本



圖 6 雄飛館本

首先就人物群像來看，福建本（圖 1、圖 2、圖 3）僅有關公、華佗、馬良，江南本（圖 4、圖 5、圖 6）則多出端食者、接血者及戶外侍衛，呼應更多小說內文。其中手持關刀之甲士當是人們熟知的周倉，然其並未在本事登場，乃畫家想當然爾之呈現。明清時期關公信仰普及，周倉與關平常配祀左右，此已見於明成化年間之關公造像，³⁷清人紀昀(1724-1805)

³⁷ 山東東平華嚴洞造像群入口處，有碑紀明成化 19 年（1483）的關公坐像，其兩旁設有關平及持

《閱微草堂筆記》亦云：「關帝祠中，皆塑周將軍。」³⁸可見一斑。圖 4~6 及後文清代插圖均有周倉身影，此不唯畫師之再創作，亦是關帝信仰之反映。而周倉忠誠、守護之形象，尤強化作品忠義、紀律的敘事意涵。

其次，根據文字情節，當華佗建議使用「柱環」時，福建本之關羽聽其安排，伸手就之；江南本則云「何用柱環」，未予採納。故於插畫中，前者均可見一直挺挺的柱子，³⁹後者則無。換言之，兩系統畫師依循各自的文本情節，對關公使用柱環之意願理解不同，致使圖像產生歧異，而後者尤能突顯其人神勇，超群絕倫。此外，兩系統均言及「捧盆接血」之小校以及「血流盈盆」的情境，然在插圖中，福建本將盆器置於地上，未見小校；江南本則選擇畫出小校，但血流如注之場景較不顯眼。前者透過鮮血淋漓的震撼畫面，彰顯關公面對酷痛的超凡意志；後者描繪醫療現場的分工井然有序，並以較內斂的畫面傳達華佗要緊時的沉著冷靜。

另據《三國志》明文記載，關羽乃左臂中箭，然在上述明刊本中，圖文關係卻頗為紛紜，試列表整理如下：

表四 關羽傷臂在明刊本《三國演義》之圖文呈現

	文 本	文 字	圖 像
福建本	葉逢春本	右臂	右臂
	評林本	右臂	左臂
	鄭少垣本	左臂	左臂
江南本	周曰校本	右臂	左臂
	吳觀明本		
	雄飛館本		

大刀の周倉。參張總、吳緒剛：〈山東東平華嚴洞造像〉，《文物》2001年第9期（2001年9月），頁66-67。

³⁸ 清·紀昀：《繪圖閱微草堂筆記》（上海：沈鶴記書局，1925年），「滎陽消夏錄五」，卷3，頁11。

³⁹ 福建本畫出「柱環」者尚有劉龍田本、朱鼎臣本、湯賓尹本、楊春元本等，劉、朱、湯三本插圖分見明·羅貫中：《喬山堂本三國志傳》，收入陳翔華等輯：《三國志演義古本叢刊五種》（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5年，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本），頁785；明·羅貫中：《新刻音釋旁訓評林演義三國志史傳》（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數位化計畫，齊如山館藏朱鼎臣輯本），卷13；明·羅貫中：《三國志傳》，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第37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北京圖書館藏湯學士校本），頁784。

與史籍不同，多數明刊本將關羽傷臂寫作右手，成為後世傳本主要說法；然相應插圖多畫為左手，造成圖文反調現象，恐怕當時畫師並未留心左右問題。⁴⁰然亦有例外，葉逢春本、鄭少垣本便圖文相符。葉本人物方位異於他本，恰因此畫成治療右臂；鄭本文字寫作左手（楊春元本亦然），故與插畫形成呼應。

（二）康熙年間刮骨插圖

入清以來，江南本逐漸取代福建本，其中以康熙年間的毛本影響最鉅。其初刻醉耕堂本僅在書前附人物繡像，無各回插圖；大魁堂藏版《三國志圖像》則於卷首收錄刮骨圖。⁴¹此外，尚有與毛本同期刊行之南京兩衡堂《李笠翁批閱三國志》（康熙年間）、蘇州綠蔭堂《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康熙26年，1687），亦含刮骨圖，前者收於卷首，⁴²後者乃據吳觀明本覆刻。⁴³茲引大魁堂本、兩衡堂本刮骨圖如下：



圖7 大魁堂本



圖8 兩衡堂本

⁴⁰ 木刻版畫需反向雕刻，若未留意，則轉印時易致圖像錯置，進而長期誤傳。明刊本「圖文反調」之例極多，推測可能是畫師繪製時沿襲左右手錯置之舊版式，且未細讀原文，以致形成約定俗成的視覺慣例。除表中案例外，同樣「文寫右臂，圖畫左臂」者尚有劉龍田本、朱鼎臣本及湯賓尹本等。

⁴¹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三國志圖像》（臺灣國家圖書館館藏大魁堂藏版，清初），卷首，第75回插圖。書名葉題「毛聲山評點三國志 繡像金批第一才子書」。

⁴² 清·李漁：《李笠翁批閱三國志》，《李漁全集》第10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首插圖。

⁴³ 據周心慧所考，寶翰樓、藝光樓、綠蔭堂等李卓吾評本，「圖皆據建陽吳觀明梓」。參周心慧：《中國版畫史叢稿》，頁124。

細審之下，此二圖與明代江南本刮骨圖頗多相似：人物方面，關公、華佗、馬良圍繞棋桌，方位與姿勢相近，亦有端食、接血之人及長相粗獷之周倉。細節方面，延續「不畫柱環」之作風，關公傷臂仍是圖文不符的「左臂」。治療場所則多雕椽畫梁、花木石階，畫風雅緻；然關羽此刻正攻取樊城，小說云其暫「歸寨」養傷，此「寨」應指臨時軍營，圖像卻呈現為屋宇，略顯虛飾。

由於毛本與吳觀明本淵源深厚，圖 7 與圖 5 之關係引人遐想。細觀二者，除房屋紋飾不同，人物位置與數量皆一致，包括關公、華佗、馬良、周倉、接血僕役、端食僕役；左上角題字、格狀地板設計亦皆十分雷同。由此推測，大魁堂本此圖乃仿效吳觀明本，為清代前期毛本刮骨圖之重要事例。至於兩衡堂本（圖 8），縱然與大魁堂本風格相近，然其樹木刻畫雅緻，周倉位置亦不同，當另有所承。

（三）晚清刮骨插圖

自毛本成為《三國演義》暢行版本後，各家書肆爭相刊行，而往往僅附人物繡像，⁴⁴ 故事插圖相對較少。然檢索晚清刊本，卻可發現一些重要的刮骨故事插圖：光緒 9 年（1883）築野書屋《三國志演義全圖》⁴⁵、光緒 16 年（1890）廣百宋齋《圖像三國志》⁴⁶、光緒 29 年（1903）錦章書局《增像全圖三國演義》⁴⁷、光緒 30 年（1904）商務印書館《繡像三國志演義》⁴⁸。試臚列如下：

⁴⁴ 例如雍正 12 年（1734）致遠堂、啟盛堂刊《官版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扉頁題《四大奇書第一種》）；嘉慶 25 年（1820）永安堂藏《繡像第一才子書》；光緒 7 年（1881）桐蔭館刊潘錦繪製《三國畫像》，以及光緒晚期經綸堂、善成堂、大文堂刊行之《四大奇書第一種》19 卷本及 51 卷本（扉頁題《繡像第一才子書》）。

⁴⁵ 清·吳友如繪刻：《三國志演義全圖》下冊（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1 年，築野書屋藏版），頁 49。刮骨圖獨立一幅。

⁴⁶ 明·羅貫中著，張福林主編：《圖像三國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廣百宋齋校印本，清末），頁 243。刮骨圖獨立一幅，畫面右上側署有「弁山粟廬」之名。此書開卷題有「光緒庚寅冬月廣百宋齋校印」字樣。

⁴⁷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增像全圖三國演義》（臺灣國家圖書館藏錦章書局石印本，清末），卷 11，第 75 回插圖。此圖與「關雲長敗走麥城」之插圖合為一頁。此書版心題作《繡像全圖三國演義》，開卷署有「光緒癸卯仲冬上海錦章書局石印」字樣。

⁴⁸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繡像三國志演義》（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商務印書館鑄版，清末），卷 38，第 75 回插圖。畫面左上側署有「弁山村農」之名，與第 75、76 回另三幅圖合為一頁，版心題作《增像全圖三國演義》。此書開卷有「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上海商務印書館鑄版」字樣。



圖 9 築野書屋本



圖 10 廣百宋齋本



圖 11 錦章書局本



圖 12 商務印書館本

圖 9 帳內有關羽、華佗、馬良三人，帳外有兩位全副武裝者，一儒雅、一豪莽，當為關平與周倉。圖 10 將周倉畫於關公旁，並新增軍裝打扮的捧盆小校，比大魁堂本的僕役打扮更貼近小說原文。圖 11 亦畫捧盆小校，周倉與關平並立帳外。圖 12 與圖 11 高度相似，人物數量、穿著與位置幾乎一致，或有因襲關係；但壁畫、梁柱花飾、華佗行囊、馬良所坐椅子、棋罐位置等仍有細微差異，顯示繪者之巧思。

以上四圖俱未見柱環，顯為「何用柱環」四字之延續演繹。然與前期刮骨圖確然有別

者，治療場景不復雕梁畫棟，改成拉起帷幄的軍帳，更貼合小說「寨」字之意；棋桌與人物方向亦有變化，關公改伸「右臂」接受治療，符合毛本描述。此外，前期插圖常見之端食僕役，至晚清已被省略。

最後容作補充，坊間另有流傳關公聖跡之信仰書目，具傳記實錄性質。⁴⁹然入清後，若干信仰典籍漸摻合演義情節，如康熙 32 年（1693）盧湛《關帝聖蹟圖誌全集》⁵⁰、咸豐 8 年（1858）黃啟曙《關帝全書》⁵¹，皆於關羽本傳外另收圖文故事。二者刮骨故事雖謄寫史書《三國志》文句，卻將醫者定為華佗，並以「殆天神也」作結（而非「神人」），附圖亦未畫柱環（見下圖）。此當可旁證江南本在清代取代福建本之事實，唯就插畫風格來看，仍與演義案例有別，畫作源流尚待日後進一步考察。



圖 13 盧湛本刮骨圖



圖 14 黃啟曙本刮骨圖

⁴⁹ 此類著作約可上溯至元末胡琦《關王事蹟》，內容涵括實錄（傳記）、圖像、靈異、碑記、題詠等。明成化 7 年（1471）張寧重刊其書，而嘉靖 4 年（1525）呂楠編《義勇武王安集》、萬曆 31 年（1603）趙欽湯刊《漢前將軍關公祠志》亦皆此類。上述事例所記刮骨本事乃據《三國志》實錄，且無相關插圖。原書詳元·胡琦：《關王事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年，影印明成化 7 年張寧刻本）。明·呂楠：《義勇武王安集》（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數位化計畫，吳玄叔刻本，明萬曆 38 年）。明·趙欽湯：《漢前將軍關公祠志》（臺灣國家圖書館藏重刊本，明萬曆癸卯）。

⁵⁰ 清·盧湛：《關帝聖蹟圖誌全集》，收入魯愚等編：《關帝文獻匯編》第 1 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上海翼化堂重刊本，光緒），卷 1「全圖考」，「命醫去毒」條，頁 243-244。文、圖所表現之關公傷臂皆為左手，符合史籍描述。

⁵¹ 清·黃啟曙：《關帝全書》，收入魯愚等編：《關帝文獻匯編》第 5 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王家瑞重刻本，光緒），卷 2「聖蹟圖誌」，「命醫療毒」條，頁 212-213。文、圖所表現之關公傷臂皆為右手，符合小說描述。

五、毛本對「刮骨療毒」之評點及其意涵

陳翔華指出，毛本出現以前，嘉靖本、雙峰堂本已有《三國演義》批評，隨後又有題名「李卓吾先生批評」、「鍾敬伯先生批評」之著作，然論全面而系統之批評則非毛本莫屬。⁵²毛宗崗對《三國演義》之評釋主要呈現在〈讀三國志法〉、凡例、各回總評及正文夾批中，包括人物品評、思想闡述、結構分析，以及對比、襯托等技巧之揭示，見解獨到而鞭辟入裡。以下就刮骨本事進行考察，先分析毛本對李卓吾評本之繼承，確立其基本態度；再挖掘毛評透過人事比較所建構之醫病隱喻，並將總評、本事與夾批合讀，深度檢視刮骨本事之情節安排與完整內涵。

（一）從葉評到毛評：褒貶關公之基本態度

如前所述，毛本乃立基於李卓吾評本進行評改。李評本實為葉畫託名之作，⁵³是書以眉批抒發心得，並於回末附上總評臧否人事；而毛本則採夾批，將總評置於回首。毛宗崗之批評主要受鄉賢蔣燦、金聖嘆及父親毛綸影響，其將李評本中含糊、唐突之處予以刪改，以更契合「尊劉貶曹」正統論。⁵⁴至若對關公之瞻仰，二者頗為相似：李評本卷首〈讀三國史答問〉嘗云，關公卻婚東吳、刮骨談笑等事蹟皆「讀之凜凜有生氣」，十分推崇其忠義；⁵⁵毛宗崗〈讀三國志法〉亦盛讚關公如「青天白日」，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⁵⁶至若第 75 回的刮骨本事，葉畫眉批與毛宗崗夾批均語帶欽慕，茲引錄如下表：

⁵² 陳翔華：《三國志演義縱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年），頁 202。

⁵³ 葉畫託名之說可參陳翔華：《三國志演義縱論》，頁 202。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頁 387。

⁵⁴ 詳陳翔華：《三國志演義縱論》，頁 199-201。黃霖：〈有關毛本《三國演義》的若干問題〉，收入社會科學研究叢刊編輯部編：《三國演義研究集》（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年），頁 338-339。或云毛評與漁評用語相似，當有因襲關係。據蕭欣橋考察，此肇因於後者在前者刊行後參照其部份評點，故毛評學步對象不包括李漁。詳清·李漁：《李笠翁批閱三國志》，〈點校說明〉，頁 2。

⁵⁵ 明·羅貫中：《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第 1 冊（日本山形縣市立米澤圖書館藏吳觀明本），卷首〈讀三國史答問〉，「關雲長」條，頁 1-3。

⁵⁶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醉耕堂刊毛宗崗評本三國志演義》第 1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 年），頁 159。

表五 葉評、毛評對刮骨本事之批評

故事情境	
葉評	毛評
01 關平因憂箭傷而入帳，卻見關公「全無疼痛之意」。	
丈夫	
02 關公誓言「剿滅操賊，以安漢室」，不願退兵。	
丈夫	壯哉關公，千古仰之。（節引）
03 華佗憂關公懼手術，公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	
丈夫	不懼敵，豈懼醫。
04 關公曰：「何用柱環。」伸臂任由華佗動刀。	
聖人，大聖人	不懼箭，豈懼刀。
05 關公在談笑弈棋間結束手術，展臂自言無痛矣。	
此老真個不俗	如此醫人是神醫，如此病人亦是神人。 (第8冊，頁239-242)

由上表可知，葉評極力讚揚關公無懼手術之神勇，肯定其為國鋤奸之宏願，字裡行間洋溢崇敬之情。毛評基本上承襲其說，然用語自成一格，善用對比語法剖析情節，突顯關公忠勇。葉評未論之事，毛評亦有卓見，如評箭傷曰：「龐德心毒而箭不毒，曹仁箭毒而心亦毒。」評刮骨過程曰：「今日讀者亦為之寒心，何況當日見者，能不失色耶？」一敘箭毒以貶曹營，一寫同僚而褒關羽，敵我立場不言而喻。簡言之，毛評雖用語不同、別有增闕，然其尊崇關羽之心態，實與前者一脈相承。

此外，葉晝在第75回的回末總評有云：

呂蒙、陸遜妖魔耳！縱然奸計得行，亦一時勝負，何足誇哉？汝不見蒙與遜與當年草木同朽腐矣！耿耿正氣，至今照耀華夷，惟吾壯繆先生一人而已。群丑害正固不勝誅，但雲長先生一味驕傲，傍若無人，終致有失，亦丈夫疏而不密處也。若在今日，雲長已證果矣，或無此乎？然後人不可不以為戒也。⁵⁷

由於第75回上承水淹七軍、下接敗走麥城，乃關羽事業急轉直下之分水嶺，葉晝的回評頗有檢討成敗之意。要言之，呂蒙、陸遜暗箭傷人而取勝，令人不齒，不若關公浩然正氣、

⁵⁷ 明·羅貫中：《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第13冊，第75回，卷頁不明。

千古流芳；然亦點出其敗因正在驕傲，「傍若無人」，這既使其輕敵，亦難看清自身處境。無獨有偶，毛本第 75 回總評亦對關羽成敗做出褒貶，所謂「忠臣義士不怕疼痛」，點出其人格光輝，「尊己而傲物」則直指性格缺陷，皆與葉評異曲同工。至於對孫吳之批判，毛評著重撻伐孫權「忘欣案之誓，背昔日之盟」，譴責呂蒙主戰「背盟失義」，但對陸遜則無明顯貶低之語，與葉評略有不同。

總覽毛宗崗對「大意失荊州」相關敘事之評點，始自第 73 回論北伐「大義昭然，炳若日月」（第 8 冊，頁 178），終至第 77 回敘「雲長英靈不泯」（第 8 冊，頁 286），其間或有成敗檢討，但仍不離尊崇蜀漢和關公的基本原則。此除恪守小說正統意識外，當亦受關公信仰影響。⁵⁸顏清洋指出，明代關廟遍天下，關公專書大量刊行，文人多推許其忠義大節，即論功過，程敏政、呂楠、王世貞等亦主張諒解而不苛責；至毛本問世時，關公香火正盛，書中頌詞毋乃民間信仰之投射。⁵⁹稍晚於醉耕堂毛本之《關帝聖蹟圖誌全集》便有相似讚譽，如符問序曰：「孤忠大節，高若岱岳，炳如日星。」馮佑北序云：「逮章鄉蒙難，則視死如歸，蓋其凜凜大節，永與日星河岳昭垂。」⁶⁰皆為對關公「英靈」之謳歌。則關公雖扶漢之志未伸，其忠義品格仍燦然生輝，成為具有道德高度的悲劇英雄，受後人崇祀敬仰。在此氣氛下，毛評縱然論及成敗，依然充滿維護與敬意。

（二）毛評掘見的醫病隱喻

毛本第 75 回批評之亮點乃其別出心裁的醫病隱喻，此為超越葉評之創見，總評有云：

此卷方寫關公有病，而如無病，便即寫呂蒙無病而詐有病；方寫華陀醫真病，便接寫陸遜醫假病。華陀知藥箭之毒，而去其毒，是以藥治藥也；陸遜知呂蒙之假病，而又教之以託病，是以病醫病也。而又有奇焉者——關公有受病之臂，亦有受病之心，尊己而傲物，是受病之心也；陸遜有去病之方，亦有發病之方，幣重而言甘，是發病之方也。呂蒙辭職，而關公以為去一疾，視去臂上之疾而更快；乃荊州撤備，而關公又中一毒，視中藥箭之毒而更深。（第 8 冊，頁 234-235）

此段以醫病為線，將回目「關雲長刮骨療毒」與「呂子明白衣渡江」二事緊密縫合，深富

⁵⁸ 明萬曆 42 年（1614），關公被正式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清順治 9 年（1652），又加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其神格已晉升為「帝」。毛評第 1 回論桃園結義，開宗明義點出：「今人結盟，必拜關帝。」（第 1 冊，頁 204）第 2 回評討伐黃巾，亦云：「關公當日已可與翼德並稱伏魔大帝。」（第 1 冊，頁 236）評點所用尊號正是關帝信仰進入文人視野之力證。

⁵⁹ 詳顏清洋：《從關羽到關帝》（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6 年），頁 187、206-213、299-318。

⁶⁰ 分見清·盧湛：《關帝聖蹟圖誌全集》，頁 44、51。

提綱挈領作用。申言之，第 75 回先後描述關公臂疾、呂蒙託病，形成醫事連類的對映關係，故毛評從「受病之臂」帶至「受病之心」，挑明關羽「尊己傲物」之心態已成孫吳襲取荊州之火種。小說亦借陸遜之口言：「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敵。」隨後計策皆由此起，包括呂蒙託病辭職、改由關羽眼中的「孺子」守邊，以及齋致厚禮卑辭，皆是利用關羽輕敵之特質。這些計策有助呂蒙「藥到病除」，並使關羽「藥到病發」。毛評不僅將陸遜「探病獻方」之底蘊闡釋透徹，更視其運籌帷幄能與華佗刮骨相提並論，左右關羽命運。於是「臂箭之毒」不再只是身體疾病，在毛評裡，又喻關公「荊州撤備」之蒙昧。箭瘡猶可藉華佗妙手回春，但軍事上輕敵中計恐已回天乏術。

類似的醫病隱喻尚見同回夾批，多數具有〈讀三國志法〉所謂「奇峰對插、錦屏對峙之妙」，得以「較量而比觀焉」（第 1 冊，頁 194、198），例如：

關公真病而無病色，呂蒙假病而無病色。一是神威莫及，一是奸偽難遮。

孔明能以方治周郎之病，陸遜亦能以方治呂蒙之病。

此是去病之藥，三關六部，俱已看明，故有此妙劑。

藥呂蒙者是良藥，藥關公者是毒藥。良馬、異錦等物，抵得箭上烏頭。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呂蒙之疾愈，關公之疾作也。（第 8 冊，頁 247-251）

前三條出現在陸遜探病時，闡釋小說「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之意：病人為呂蒙，病源來自荊州整肅的防線，藥方則是關羽的傲物特質；最終呂蒙之恙瘳，化解了進攻端束手無策的憂慮。後三條出現在陸遜遣使樊城時，小說寫關公「正將息箭瘡」，毛評將「重幣甘言」喻為致命「烏頭」，使刮骨本事復為關公軍事危機之喻依，有形的臂傷雖漸癒，疏而未察之奸計卻悄悄毒蝕其生命。整體而言，毛評在「醫／病」關係上拈出「華佗／關羽」與「陸遜／呂蒙」兩組對映，⁶¹故於解析東吳行動時屢屢扣合刮骨本事——關公當下已有如箭毒透骨，「受病之臂」實為「受病之心」重要托寓。

另值得注意者，上述資料以關公「神威」比觀呂蒙「奸偽」，突顯忠奸對照和正統立場；而將關、呂二人病況進行較量，則暗示戰局此消彼長，關公正逐步陷入絕境。換言之，此一反覆對舉的評點手法，誠為讀者渲染危在旦夕的緊張感。而關公固因尊己傲物而中計，然本回總評既已表明：「觀孫權之聽呂蒙，而吳與魏皆為漢賊矣！」則讀至「呂蒙疾愈，

⁶¹ 周建渝：《多重視野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61。其認為，毛評此回論述正突顯二事相對而成篇之意義。

關公疾作」等語，猶不免為其命懸一線掩卷嘆息。

（三）從「尊己傲物」到「時之不偶」的參互解讀

刮骨本事介於水淹七軍和孫吳偷襲之間，有如金戈鐵馬中的一曲間奏，展現《三國演義》事件安排之妙。有趣的是，這些事件雖脫胎正史，⁶²然將刮骨本事挪至水淹七軍之後，卻與《三國志》截然不同，《三國演義》刻意調整時序，或有意省思關羽晚年之起落。對此，毛宗崗當亦有覺察，故於第 75 回總評中，不僅點評華佗療毒、陸遜探病，亦論及吳蜀之荊州競合，以及對麥城、彝陵二役鐵羽的感嘆和反省。顯然，本回事件在毛氏眼中攸關蜀漢國運，而關羽尤其是左右局勢發展之關鍵人物；總評開頭所言「忠臣義士」誠高度肯定其人格，但隨後所論「尊己傲物」、「時之不偶」二說，則具實質檢討和宏觀審視意味。

有關關羽的「尊己傲物」，夏志清嘗就斬顏良、殺蔡陽及刮骨等事指出，勇武與狂妄是其性格的一體兩面，羅貫中筆下的關羽並非扁平的神人，而是承襲陳壽「剛而自矜」之評，成為有缺陷的悲劇英雄，他的悲劇就在於漸把外在的威風視為真實本質。⁶³事實上，毛宗崗對關羽此一缺陷亦心中有數，如第 73 回執意讓潘濬守後方，夾批道：「惜不用王甫之言」、「荊州之失，實原於此」。（第 8 冊，頁 204）。至於刮骨本事，儘管夾批以「壯哉」、「神人」、「不懼箭，豈懼刀」激賞其堅持北伐和無懼手術；然若結合總評「尊己傲物」之說，「何用柱環」等語亦反映其自命不凡。⁶⁴於是在養病期間，因輕視陸遜而未察奸計，致使「荊州撤備」而中毒更深，毛氏所謂「又有奇焉」的「受病之心」，正是每況愈下的根由之一。

唯第 75 回總評隨後又云，孫權誠可趁關羽北伐時襲取徐州、共滅曹賊，可惜卻為圖荊州而倒戈，致關羽功敗垂成，「豈不重可恨哉」！（第 8 冊，頁 236）換言之，毛宗崗並非一味將關羽挫敗歸咎其心性，而是對背盟偷襲的孫吳語多責難。而關羽既已威震華夏，卻忽焉慘遭滑鐵盧，總評不禁嘆云：

⁶² 詳《三國志》〈關羽傳〉、〈呂蒙傳〉、〈陸遜傳〉等，《三國演義》乃據此增飾醫病書寫，渲染人物對話。刮骨本事亦見《三國志平話》，但其中無呂蒙詐病、陸遜探病和白衣渡江等事，只云關公死於呂蒙、張遼夾擊。

⁶³ 夏志清著，何欣等譯：《中國古典小說》（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6 年），頁 85、87、92。

⁶⁴ 按小說對關羽「剛而自矜」形象之塑造，整部《三國演義》，特別是他生命後期，屢見與「何用柱環」相似言行，例如：第 73 回回拒孫權求親，云：「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第 8 冊，頁 193）同回劉備封五虎將，黃忠預焉，關羽不悅，云：「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第 8 冊，頁 196）第 75 回陸遜守陸口，關羽鄙云：「用此孺子為將？」隨即大撤荊州兵備。第 77 回麥城突圍，王甫勸勿走小路，關羽卻云：「雖有埋伏，吾何懼哉！」（第 8 冊，頁 291）歸納而言，何需聯盟、戰友、柱環、後防、懼伏，皆是關羽自負性格之縮影。

韓信破趙之先聲，足以奪燕，而遂能取燕；關公破襄陽之先聲，足以奪操，而卒不能取操。豈關公之用兵不如韓信哉？遭時之不偶耳。唐人詩云：「關張無命欲何如？」誠哉，其無命也！（第8冊，頁237-238）

毛氏認為，關羽水淹七軍而河北震動，不論情勢或帶兵才略均有若韓信當年，之所以應勝未勝，毋乃緣於「時之不偶」。參照第74回夾批：「若無滿寵，則樊城必為關公所有，……如是，則呂蒙雖襲荊州，而關公猶不至於無以自立也。而滿寵言之，曹仁聽之，豈非天哉！」（第8冊，頁230）同回總評又云：「觀於樊城之不下，而知天之不欲復興漢室也。……惜乎其中阻也，讀書至此，為之三嘆。」（第8冊，頁210-211）至於任用潘濬等人之非，第73回總評固然感嘆未聽王甫之勸，但亦云：「此不得為關公咎也，天也。人欲興漢，而天不祚漢，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第8冊，頁181-182）簡言之，毛宗崗試圖以更宏觀視野，將關羽潰敗歸因於天命，其中實存在偶發言行、複雜人事以及難解之天意，彼此輻輳、推展，左右人物命運。

綜合上述，刮骨本事確然展現關羽忠勇氣概，毛宗崗夾批亦側重表彰與推崇，但總評所謂「尊己傲物」的性格缺陷，仍說明關羽為何會掉入東吳陷阱，毛氏對其目空一切、大意輕敵之心病仍有清楚認知。話雖如此，毛氏並無意在心病上大作文章，而是在諸多「如果」的假設中希冀關羽立功興漢；面對事與願違的歷史結局，一如晚明王世貞歸諸天意，⁶⁵毛氏亦以「時之不偶」來解釋，對關羽的功虧一篑深表同情。而這份同情，據荷蘭漢學家田海推論，乃當時關公崇祀風氣影響下，文人對關羽形象之再詮釋，體現信仰所凝聚的社會共識。⁶⁶

最後，水淹七軍乃關羽的光輝時刻，《三國演義》卻跳脫歷史時序，將刮骨本事改置其後，使故事氣氛忽從乘勝追擊轉為休養箭瘡，不僅放緩鑼鼓喧天的戰爭節奏，在毛宗崗看來，第75回的情節設計猶具烘托形象、審視成敗等意義。首先，關羽不願因傷退兵，匡扶漢室之決心躍然紙上，「千古仰之」；其次，本回以「病臂」連類「病心」，直指關公處境危如累卵，荊州情勢正發生劇變；第三，關羽用兵足以殲滅七軍，卻未能再下一城，反遭曹仁暗箭與陸遜暗算，成功在望而中道見阻，無怪乎觸發「無命」之慨。透過毛評提

⁶⁵ 王世貞撰〈關侯〉論荊州之失，嘆劉備未派兵駐荊「為侯聲援」，而「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見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收入清·紀昀纂修，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編：《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283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集部別集類，卷110「史論」，頁576。

⁶⁶ 荷·田海（Barend J. ter Haar）著，王健等譯：《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像》（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4年），頁433。在信仰浸潤下，毛本塑造關公精通《春秋》，全書亦更傾向同情蜀國。

示，我們深刻體會小說時序安排之鬼斧神工，置於大捷後的刮骨本事確然彰顯關羽忠勇，同時亦引譬出受誘落穀的心病，浮現其由盛轉衰、無緣興漢的命運。

六、結語

《三國志·關羽傳》所載「刮骨療毒」故事深具傳奇色彩，然其確切時空、手術過程及醫者姓名皆未詳備，提供後人筆補造化之空間。元人《三國志平話》填補空白，安排華佗登場，並設想「柱環」療法。明代《三國演義》沿而衍之，將本事移至「水淹七軍」後，使其成為關羽戎旅北伐中，一曲幽咽泉流的歇奏。小說尤表彰關羽安漢心志，使刮骨行動非止個人醫事，而更賦予家國倫理之厚度。整體而言，刮骨本事輪廓、主題十分穩定；唯在醫病描寫上，明代江南本與福建本存在重要差異，並與日後毛本之演變息息相關。

本文借助前人版本研究，探討毛本與明刊本兩系統之異同。要言之，毛本承襲江南本「烏頭」、「天神」、「何用柱環」等用語，使關公拒用輔具之形象更為人所知；同時修訂文詞與詩證，以提升文學美感，並更傳神刻畫人物形象與命運；而以關平取代王甫，勸說關公班師養傷，無形中深化故事之父子情誼。插圖部份，毛本延續江南本「不畫柱環」之傳統，清代前期以大魁堂本為代表，繪有雅緻的屋宇、花木，「左臂」中箭之圖像悖於情節；清代晚期則以築野書屋、廣百宋齋、錦章書局、商務印書館之刊本為代表，軍帳風格的治療場景以及「右臂」中箭之畫面，均較前期更貼合小說情節。另外，本事雖隻字未提周倉，然其身為隨扈之形象深植人心，故於清刊本中經常入畫。

有關刮骨本事及相關事蹟之評點，毛宗崗注入更多士人思考與關懷，並在關帝信仰浸淫下維持「尊崇」基調。要言之，關公的無畏刀割和興漢之志，毛宗崗均極為欽賞；然總評所提「尊己傲物」及「時之不偶」，則嘗試檢討大意失荊州緣由。其一方面以「臂、心連類」之醫病隱喻，點明關公誤入圈套、危機四伏；同時又指出孫吳背盟棄義、樊城將奪未奪等難測變數，將關羽潰敗歸向天意使然。整體而言，毛氏已清楚意識到關公心病，但仍語多維護而頗感惋惜。由是，當我們重審刮骨本事調整至「水淹七軍」與「敗走麥城」之間的結構意義，當益體會小說刻畫關公忠勇的苦心孤詣，而本事所隱伏之心病、天命等課題，則使之如樞紐般，發揮樁接勝敗的敘事作用。

總括而言，本文討論刮骨本事，梳理其於明清不同刊本之演變，透過細緻的版本比較，為此專題提供新的探索視角。由此，本文釐清了毛本刮骨本事之淵源與沿革，審視其在清代之文、圖表述，並深化對毛評之理解。

徵引文獻

古籍

-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93年）。
- 元·佚名：《三國志平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日本內閣文庫藏建安虞氏刊本）。
- 元·胡琦：《關王事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影印明成化7年張寧刻本）。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收入清·紀昀纂修，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編：《天津閣四庫全書》第1283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明·呂楠：《義勇武王安集》（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數位化計畫，吳玄叔刻本，明萬曆38年）。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高雄：天一圖書社，1981年）。
- 明·施耐庵撰，羅貫中纂修：《水滸志傳評林》，收入古本小說叢刊編輯委員會輯：《古本小說叢刊》第12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日本日光輪王寺慈眼堂藏雙峰堂余象斗刊本）。
- 明·施耐庵、羅貫中撰，凌賡等點校：《容與堂本水滸傳》（臺北：建宏出版社，1994年）。
- 明·趙欽湯：《漢前將軍關公祠志》（臺灣國家圖書館藏重刊本，明萬曆癸卯）。
- 明·羅貫中：《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收入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第13輯（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雄飛館刊本，明末）。
-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第2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明嘉靖本）。
-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第3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日本內閣文庫藏萬卷樓本）。
-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第37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北京圖書館藏湯學士校本）。
- 明·羅貫中：《三國志傳》，收入古本小說叢刊編輯委員會輯：《古本小說叢刊》第22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日本內閣文庫藏鄭少垣刊本）。
- 明·羅貫中：《喬山堂本三國志傳》，收入陳翔華等輯：《三國志演義古本叢刊五種》（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5年，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本）。
- 明·羅貫中著，張福林主編：《圖像三國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廣百宋齋校印本，清末）。

- 明·羅貫中著，陳翔華主編：《西班牙藏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史傳》（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
- 明·羅貫中著，陳翔華主編：《日本藏夏振宇刊本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
- 明·羅貫中：《新刻音釋旁訓評林演義三國志史傳》（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數位化計畫，齊如山館藏朱鼎臣輯本）。
- 明·羅貫中：《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余象斗刊本）。
- 明·羅貫中：《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演義》（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楊春元本）。
- 明·羅貫中：《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第1冊（日本山形縣市立米澤圖書館藏吳觀明本）。
- 明·羅貫中：《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第13冊（日本山形縣市立米澤圖書館藏吳觀明本）。
-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醉耕堂刊毛宗崗評本三國志演義》第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
-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醉耕堂刊毛宗崗評本三國志演義》第8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
-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三國志圖像》（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大魁堂藏版，清初）。
-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增像全圖三國演義》（臺灣國家圖書館藏錦章書局石印本，清末）。
-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繡像三國志演義》（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商務印書館鑄版，清末）。
- 清·吳友如繪刻：《三國志演義全圖》下冊（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1年，築野書屋藏版）。
- 清·李漁：《李笠翁批閱三國志》，《李漁全集》第10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清·紀昀：《繪圖閱微草堂筆記》（上海：沈鶴記書局，1925年）。
- 清·盧湛：《關帝聖蹟圖誌全集》，收入魯愚等編：《關帝文獻匯編》第1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上海翼化堂重刊本，光緒）。
- 清·黃啟曙：《關帝全書》，收入魯愚等編：《關帝文獻匯編》第5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王家瑞重刻本，光緒）。

近人論著

- 沈伯俊：《沈伯俊說三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沈伯俊：《神遊三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
- *沈伯俊：《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

- 李遠達：〈刮骨療毒的誕生：古典醫學視野中的《三國演義》時空設置與人物功能〉，《敘事醫學》2021年第4期（2021年7月），頁245-254。
- *周心慧：《中國版畫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
- 周兆新：《三國演義考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 周建渝：《多重視野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 洪淑苓：《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以關公傳說為重心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5年）。
- *夏志清著，何欣等譯：《中國古典小說》（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6年）。
- *陳翔華：《三國志演義縱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
- 郭世清：〈關公「刮骨療毒」之人文醫學觀〉，《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1期（2014年4月），頁129-148。[https://doi.org/10.6279/JHSSM.2014.1\(1\).06](https://doi.org/10.6279/JHSSM.2014.1(1).06)。
- 張曉東：〈「刮骨療毒」典故的傳播與演變〉，《文教資料》2017年第32期（2017年11月），頁131-133。
- 張總、吳緒剛：〈山東東平華嚴洞造像〉，《文物》2001年第9期（2001年9月），頁64-72。
- 黃霖：〈有關毛本《三國演義》的若干問題〉，收入社會科學研究叢刊編輯部編：《三國演義研究集》（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頁326-342。
-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0年）。
- 劉海燕：《從民間到經典——關羽形象與關羽崇拜的生成演變史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
- *劉海燕：《明清《三國志演義》文本演變與評點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劉海燕、鄭瑤：〈中國古代的箭傷療救及其文學書寫——從《三國志演義》「拔矢啖睛」「刮骨療毒」說起〉，《中醫藥文化》2021年第2期（2021年4月），頁134-142。
- 顏清洋：《從關羽到關帝》（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
- 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日・上田望：〈《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於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收入周兆新主編：《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55-102。
- 日・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收入周兆新主編：《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03-127。
- *日・中川諭著，林妙燕譯：《《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英・魏安（Andrew West）：《《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荷・田海（Barend J. ter Haar）著，王健等譯：《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像》（新北：聯經出版

公司，2024年）。

韓·金文京：〈《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收入周兆新主編：《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6-54。

*韓·金文京著，邱嶺等譯：《《三國演義》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韓·金文京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Barend J. ter Haar. Wang, Jian. *Guan Yu: The Religious Afterlife of a Failed Hero*. New Taipei: Lianj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24.

Chen, Xiang-hua. *An Extensive Talk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aipei: Wenjin Publishing House, 2006.

Gim, Mun-gyeong.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Gim, Mun-geong. Lin, Mei-qi. *The World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 Era*. New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2018.

Liu, Hai-yan. *Research on the Textual Evolution and Commentary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Satoshi Nakagawa. Lin, Miao-yan. *Research on Edition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Shen, Bo-jun. *Luo Guanzhong and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aipei: Yuanliu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Xia, Zhi-qing. He, Xin.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Taipei: Unite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6.

Zheng, Zhen-duo.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Illustrated Books*.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ress, 2010.

Zhou, Xin-hui. *Col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making*. Beijing: Xueyuan Publishing House, 2002.

Novel, Image, and Commentary: An Exploration of the “Scraping the Bone to Treat Poisoning” Story in Mao Edi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DENG, YU-SHENG

(Received March 25, 2025 ; Accepted July 22, 2025)

Abstract

“Scraping the Bone to Treat Poisoning” is a famous story from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ith many aspects worth exploring, including characters, themes, editions, illustrations, and commentaries.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its literary evolution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and Pinghua to the Ming Dynasty’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t analyzes the timeline of events, medical writing, and thematic ideas to understand what the story was like before the Mao edition. Secondly, through edition comparis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o edition and the Ming printed editions, thereby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Scraping the Bone to Treat Poisoning” story. In brief, the Mao edition inherits the four words “何用柱環” (why bother using the pillar and ring) from the Jiangnan edition, while revising the text and omitting Wang Fu; reflected in the illustrations, various engraved editions of the Mao edition from the Qing dynasty that include illustration of “Scraping the Bone to Treat Poisoning” also all lack the pillar and ring, and their treatment settings come in two styles: house and tents. As for Mao’s commentary, apart from praising Guan Gong’s heroic spirit, it also profile his character flaw and explores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these comments

point out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ory in the novel concerning success and failure.

Keywords: Guan Yu, Hua Tuo, Scraping the Bone to Treat Poisoning,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ao edition